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 藉記附摠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令狐楚瑯琊溪述序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李白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獨孤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息夫牧遊大林寺序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韓愈翫月詩序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韓愈送劉太真詩序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陸龜蒙雲母泉詩序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
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
守隴西李公倭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
我書貢闈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
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凌潭
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孺鹿膾羊其俎何有燔
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木瓜剖銛刃巾之以踈絃禮交乎上
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士屯舟以待司功設以告徹

饌更服陳羞絜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岬岫於
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敞豁暝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倬態自成以留客媿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尔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
夷婣兮護輕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敘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藜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公洄而或躍
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素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苕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黃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傍惶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扈子橈橫增沃兮蓬僊延川后福兮易子舫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曹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究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過泊依稀騷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余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爲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髭髻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名溪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
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爲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伴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
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詠歌同風
無事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駘石門松風聲類笙
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
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
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山
朗清光可擬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
豪遊者非一而在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郎官之有僕射陂也席
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其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冑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穀醜清酤會河東裴冀
祭陽鄭裒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
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
服旣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豪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熙于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釃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己云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以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頴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握衣請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頂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

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摠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此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于頴之畔彼之才疑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于頴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旣清矣烘熤有燁酒醴惟旨喟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澈三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
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
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
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
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

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
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
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
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
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
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墜
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
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
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
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
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
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
爲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
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

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刻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脗彌明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植輪寫處焉知懷

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晚晚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彌明

或訝短尾鈔又似無足鎬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地無計離瓶鬘彌明恆實荷樹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窳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蝴蝶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

方施行彌明並彌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七年歐陽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萇濟南林蘊穎川陳謝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日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至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艷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至沉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
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

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宣使之所察歛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
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歛此大惠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
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邑盧巽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于淮

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倚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辯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輒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爲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一淑問休闡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擁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壯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元昆未始間歲嗣其連舉謂予不

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姑兮吧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余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宋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玉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姑于吧彼逝惟恍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越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乎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倘佯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

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蹇，耳聾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穰禴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竇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

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旣病矣，人旣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儻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相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剝者又命
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信信兮俗獷且狠
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
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擊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
檣席卷兮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
日皎皎松覆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
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檉皆薪
材直吳之麩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互以相授
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輩十斛薪然後四時賓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
者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
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
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
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
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
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
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

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場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湏末派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蓋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疢疥搔之疾華深樂之穎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沉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藝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黃綠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葦荷鍾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末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
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
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
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誰莫染
跡高想已遷時食金娥藥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樓侵幄霓裳何歲蕤羽駕轉綿邈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摠一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襍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竹符載

魯山令李胄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游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興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懽方將一心天工勦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願殷趙之年

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虞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馴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懽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郎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丸劍曼延揮霍鸞鳳鳴蕭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

塘醪醴馱丘壑朴急管於無筭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
序長卿瘠渴覺合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
之訥澁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謙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謙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懼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則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稷高大賢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泔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虫虫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旣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

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幸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
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廻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
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廻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
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
頰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叅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
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耻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
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言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道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施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謁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
特別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
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
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
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
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駟六駟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
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
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平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
側逕師古節儉惟新卅聖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皋超忽駉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
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鼎烹用五鼎木器擁
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殷
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
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
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

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權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填荒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仰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嘯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霄餘思垂平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謝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維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王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謙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叅燕聿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悵飲於蓬池備袂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激潁右匯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錕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旗夕出乎北牖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
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
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
級而鄩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騰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
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東帶而朝則君子於
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

來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
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變絕獨立今古用
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
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千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
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輪在貴室
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
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
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
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嘉庭
篁霽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為奇蹤主
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
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

激空驚颺戾天摧挫幹掣擣霍管列毫飛黑噴粹掌如裂離合愴
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
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
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
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筭妍蚩於陋目凝觚紙墨依違良久乃繪物
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
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學則知天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
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蓋
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
年定二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禊飲賜羣臣大宴谷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鯁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澗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
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
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瀟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
珍竭千鍾疆發揚謀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
肉旣飽酒旣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章平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猗
澗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
是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權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游序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惴惴慄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岵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神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滄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毗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醕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萃昆池清冷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禾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莫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懽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息連吾人詠歌
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同

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
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沂若
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騁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
瀾反策閑原逶迤杳靄而歷嶇嶇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
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巉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
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
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恍然疑諸天
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
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
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
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蓋乃各為
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
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固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袒袒褻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糺逖以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褻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攬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宜爲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旣夕爲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互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巒羣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甃珪疊璐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日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我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擢舉若生羽翎與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謔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

時凝沍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群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纂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州序

韓愈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猶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蕃
畿削憚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
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昔統之重分闡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閣茂次年仲臯
貞閨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和宴且中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
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績之誠兼壺喻投醪之旨篴篥以將其貺筆
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訂謀景暇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用
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旁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
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胤之變
朱下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燧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
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頰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離者跋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父曠官朝思辭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惣防禦之權惟帝知人行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緩此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涓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草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試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凡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凡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影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輟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驗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
鱸主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
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
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
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脩地勢盤
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
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臨陵恭揖後命組練照
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租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
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尖序何能爲

送達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
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
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波教漲人不棲身故有得
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
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敵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
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東水其人徠黠而易隨等閩之
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姿姦欺黎
庶口為葷蠱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
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

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袂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
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
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
於禮庶幾帥光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
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干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

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
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
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
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
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
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
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壯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
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
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
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
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
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養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旃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舩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通盡地爲宇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擎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日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王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舩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土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

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醇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殳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棨序

陳黯

黜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閩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口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纜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

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
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
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
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
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
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徃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霧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青至人白鶴羽客蹇
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榮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
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
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

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旣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權小子侍觴
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
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
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竈
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以娛
旣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
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嘆則宏綱舉而
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籠鸞鷲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
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不
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
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
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
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况乎
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
衛之國曾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
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崇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崇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弟義矣見爾慰
心申悲道舊破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感九江却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深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若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
吾子自負其不爲矯輟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
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
每以是臨霞末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置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
壑獨立眞朋羽會金漿主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
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
有心遂矣眞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

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
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
而拈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
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誥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冰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憐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公鏡中靜得佳句然後采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穉穉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服惡敢以離羣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憇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土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數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旣貶于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地山鱗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脩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系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憮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摠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女傳

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

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功月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犸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

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千甘逞於權豪歟
嗽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
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鬯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
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銳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肉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
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丈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
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
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被其髦載穎而歸獻俘
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
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梅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
九流百家天人之言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
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
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勝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
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誚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
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
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
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退掬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
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

以竒異小蟲水草檣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
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苜蓿藟屈到之芟魚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
下之竒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
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竒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
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
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
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
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
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爲黃帝時以力
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孳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犖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文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球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鑿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

售陷爲輕薄于權威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爲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侁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侁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侁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侁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

集于侁侁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侁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侁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婦妣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列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竇列婦傳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
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次
今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
而免里人列狀於府來之酒
月方克借全愚寓居濱海
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誠
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
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
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必足
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
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

江湖散人傳

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
作乃仇家也碎令壞其首志必死之
其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
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
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
幸失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
自區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
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
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
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
史氏之愧矣

陸龜蒙

司空圖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
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
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
太虛中一物耳勢乎覆載勞
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積
之局為瀦洳為潢為汚土之
可以入土之局填不可以為
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
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

負苓者傳

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
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
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
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埤斯須
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
散封之可崇亢之可深生可以藝死
坡甃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變化
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
其散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
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
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

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
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
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
生曰汝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
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密漏神之幾分張夫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
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嘆
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古吟疾書最先
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

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綉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
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
阿彌呼長吉學語時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
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
絕常所居窻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
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
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

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其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睹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庸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繪于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不能者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

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癢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

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
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
太息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
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
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
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殮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
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

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
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感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
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
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
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
廁父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
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
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
帝居鈞大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
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父從
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
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
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
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

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
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
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有厠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
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
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
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百

傳錄紀事

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錄二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

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
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
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
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
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李勣立皇后武氏
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
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
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
氏起王氏已廢之寃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
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條高
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率以
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崔察賊殺中書令
裴名犯武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曰裴若
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
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守
守珪以安祿山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
叛他皆故此

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
以示賤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
示戒志瀾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匪大義
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
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
祿山叛之類
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
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扞忠骨於
枯墳齟齬寃於下泉磨毫驕孔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
旣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
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
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
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
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決出

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

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
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
子總襲職志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觀
州管厭次河陽信都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
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
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
稱趙朱泚稱異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
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
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
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繞漸
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
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
如搏鷲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

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海牆泰山漸大河精甲數億
鈴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
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淵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
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
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
生之言今也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
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
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
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
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

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
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閒西戎兩飲
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探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
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
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
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
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
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閒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
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
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
於蜀者伺連帥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

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遺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
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以呵然汗矣而沉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
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叅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
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
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

食給卒無旨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挂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五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其天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謩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謩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

人求諭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羊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大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閒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壻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賈容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公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更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

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今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
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
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
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
出俸錢異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
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
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
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
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
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蔡愬者光顏者重胤者

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
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悲怒因作力推
去其碑僅傾腦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
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
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
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
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
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
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
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
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
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

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准西本未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准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未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閒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癰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韃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鸞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瑚浪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賀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書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閑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楨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義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間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待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姪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又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

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百

唐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鏹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笥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餘能若夫衣衾之百級於前亦不見其寶元
既賦簡牘而坐躑躅至寶士哉于休志于學其辭
不始於今長書也辭之不盈八好之不漸管
雖書古人及不繼木擊石賦畫如其錄亦其
購其材之工難之畢僅亦至矣如古之
益坡下
為女史矣事本明以實亦
女史者人為射難未易為也訓安盡士
者為文之難也
文百卷用意辭辭世以重



三子集

